

世説新語

七八止

内閣文庫	漢	6128
番號	冊數	4 (4)
函號	308	174

内閣文庫	漢	6128
番號	冊數	4 (4)
函號	308	174

121
64
34



裏面記載のない箇所は省略

世說新語 七

121
8
34

東 京 圖 書 館				
八	三	別	類	漢
冊	二	加	書	書
	十	函	類	門
	架			

漢 書 門				
八	六	一	二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不許帶出



如此駁皆極精

世說新語卷之七

宋 劉義慶撰

明 梁 劉孝標注

王世懋批點

巧藝第二十一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

傳云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

人體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禮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此言則彈碁之制其來久矣且觀梁冀傳云冀善彈碁裕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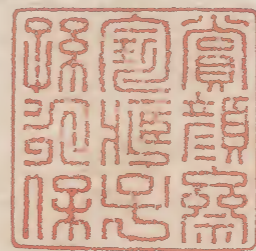
格戲

世說新語

卷之七

一

子三百九十一



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必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壤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高九尺樓高五丈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髮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韋字仲將京地人有文學善楷

上辟方十三丈
方四丈
祿去地十三丈五尺
七寸五分也

書明帝立陵雲觀誤先釘榜輒轆長繩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丈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昂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

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於人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冷詞古荀最知是鍾而無

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揚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世說新語 卷之十 武四百四七

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小玉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中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壞論者謂輕重亦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高九尺樓高五丈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髮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韋字仲將京地人有文學名曰仲

○上聳方十三丈
△方四丈
祿去地十三丈五尺
七寸五分也

異本註云文章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章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親恒曰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雲觀誕先釘榜乃籠盛誕輓轡長繩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書明帝立陵雲觀誕先釘榜輓轡長繩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賜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荀人開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於詞去荀最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賜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世說新語

卷之十

二

武四百四七

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
務力足能不知其定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性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

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

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菲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克天下

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况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惟才麻生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

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惟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目故也但明

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白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无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

无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溢名二字可傳典故

相軍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袁參軍彦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
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
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超有才

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

德二十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

章錄曰系字敬魯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何如

下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

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

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

何器小乃爾
袁虎所以耻
為伍也

範之遷丹陽
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暘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

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

廷憚之仕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世說新語

卷之七

五

武四百廿八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既籍曰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俶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
 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祖人晉陽秋曰徙為人通達仕至兖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
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
 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
 開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
 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
 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
 伶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
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詰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
 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
 又何惡乎其
 自在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
 通問故譏之籍曰

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憲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殊嫁而卒籍與無
 親生不相識性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
 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
 將死與人圍棊如

阮仲容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復以情

大布犢鼻幘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

爾耳。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

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成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幘也。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嘖畢。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

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

人歎為兩得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幸常帶。若無人。惜哭泣盡哀。而遇了無。其安同。與。此。達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故宜外以護內。有達意。

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悔可訓也。

無人道矣

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格。斟

酌以大壺。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少。抵渾。蓋以渾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洵。儀。令。為。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道。阮。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之。言。有。旨。哉。講。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世說新語

卷之十

一

四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願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

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逢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

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滌問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字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逢集也。故手字逢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无東敗而不救。和曰。无東如北夏門。拉擺自欲壞。

非下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无東。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

充不乎。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遺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已見。

阮軍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暘。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仕。

山李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若于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

季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取名客耳渠亦那能盡忘

本謂忘名乃令此言千載

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格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

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釀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

人薛巵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車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此故有致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廼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質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未聞嵇阮作賊

甚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藥事羣已見

有久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

周顓及朝士請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

顓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

特原之顓詔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大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十壺別傳曰壺正色立

達人先須去
慾周顓謝鯤
何乃以色為
違

中興書曰嶠有雋朗
之目而不拘細行

世說新語

卷之十

七

希

莫不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木

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易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屢以酒失。東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

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衛未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永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為卒計誠無踰此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而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會稽。遣軍伐冰。冰棄郡奔。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美字洪喬。陳郡人。父臨。鎮東司馬。美仕至豫章太守。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

意甚暇。晉陽秋曰。南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鴈鴻舞。甚佳。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南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續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東。南。

明帝文章志曰。南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南。先以問惔。曰。計在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在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南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馬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

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道。陳郡陽夏人。

魏中郎令。真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

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

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

世說新語 卷之七 十一 四百二十七

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擄蒲失數百斛米求枚於袁勢呼相擲必虛唯二人齊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

及在會稽略少醒馬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采野藥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

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大妹名

女里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相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相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

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

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

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

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支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

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

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郝雍州。中興書曰。郝恢字道胤。高平人。父

神魁。博列宋器。以爲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麋毳。

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令左右送還家。郝出覓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

走。昧者不知也。而郝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此見郝雅言乃可巧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

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還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相軍武平蜀。按行蜀城。

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軍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相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一百五十雀鳥。
 標晉陽秋曰：友字，性上，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
 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同人，祠往乞餘食，
 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爲羞。相溫常清之，云：君太不逮，
 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荆州後，
 在温府，以家貧乞祿。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
 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爲席起，
 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

乃是首日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
 汝送火作，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
 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潘舉其
 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
 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栢子野每聞清歌輒喚柰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
 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康度。高
 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彘。正員

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
 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
 曇善唱樂，栢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

世說新語

卷之七

三

禎士

謂之絕。今時人謂張屋下陳屍素道上行殯。謂之絕。今時人謂張屋下陳屍素道上行殯。語林云挽歌未諱。日。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鴟鵂。袁山松出遊好於左右作挽歌時人云去。

羅友作荊州從事。相宣武為王車騎集別。別。別見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下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相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也。法則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平。麟子曰：書云四海邊密入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誰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三千戶鄉

此註即是挽歌事始博洽乃爾

歎

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官，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說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季孫夏命歌虞苑。杜預曰：虞苑，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誰夫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傲才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八是佳境

因起依俚詠在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徵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在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土橫古今巖穴無結構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入箸勝地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相子野善吹笛續晉書陽秋曰左

將軍相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爭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中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

佳境乃在末語

道得靈寶哀樂情狀

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相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相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相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相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別傳曰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之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相

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相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相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晉安帝紀曰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

世說新語

卷之二

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金谷。玄者。云此兒生有奇權。宜。既難重前卻。滅神。一守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一守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白。止立。忌時。其達而不狗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宋帝紀曰。佛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佛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以。大飲為上頓。起。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

孰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與。終當為情死。

王氏譜曰。康字伯與。琅邪人。父蒼。衛將軍。康歷司徒。長史。周祚。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倡義。使喻三吳。康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康反。喪服。康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康。康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

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
 即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
 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祖在
 坐不與焉祖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
 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
 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
 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
 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掃三人各自得
 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于期為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久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
 夏夫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
 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雜酒往與其飲取清言
 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囑聞康名
 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出安
 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畢安善每相思千思命駕晉陽秋曰安字

州刺史初宋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

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

兄也既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乃齊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千實籍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

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東帝時太尉王夷甫言

敦為荊州刺史澄敦俱請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

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

居帝室所望王大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闔

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

此何可取

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下望之。便

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軍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荆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

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荆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憤

嘯詠。無異常日。軍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迷。女。名。藍。嘗著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迷。別傳曰。迷。少。真。獨。還。靜。

人未嘗知之。故有晚令之言。

王于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北。為。參。軍。蓬。首。散。帶。

于猷穢行然
風流多為後
世口實語亦
自佳

不綜知。相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馬融注曰：死事難明。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
恬時為吳郡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

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

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

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

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此語猶今諺
他不作准

已見

王恬小
字端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相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遂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

世說新語

卷之十

三

偵士

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慢意可拘

王子敬兄弟見郝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是有盛名郝情故為敬惜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

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

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

齒人儉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

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

恪發端殊未見致

今人呼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稱遙

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權曰藍田生王恪不與相見
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鄉遙
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
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二陳騫與秦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軍帝諱懿秦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人仕至光祿大夫共

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无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時王戎未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

命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誤語乃得佳
遂為口實此
主于敬畫蠅
也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椽酒
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
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温顥穎川荀寓

温顥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武太尉父保御史
中丞世語曰寓少與巢父俱有名仕晉至
尚范陽張華士卿劉許許字文生涿
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

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義陽鄒湛

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
以文義達此數子者或寒喫無官商或庭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壘杵文士傳曰華為入少威儀多姿態推
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
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

少而狎焉同時好曠有太原溫長任潁川荀景伯
南鄭思淵謝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困巷
屢沽而無善價尤志自若終不衰墜為之慨然又怪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嬰鳴之聲。其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秦始元年。頭責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捕牙齒。眸子擲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踈。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倚。如以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以當笄。恰以代。國旨味弗嘗。食粟茹菜。畏摧園。間。兼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能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雙言。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居稷。平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卡隨。務光。洗耳。迷。謀。干。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趙。連。陸。生。登。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趨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欲志凌雲。白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澹。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還。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然。力。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初。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救。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機。螫。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大。原。溫。順。賴。川。荀。寓。泡。陽。張。奉。士。卿。劉。訥。南。陽。鄉。湛。河。南。鄭。訓。此。數。子。者。或。譽。獎。無。官。商。或。庇。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竊。或。口。如。含。膠。黏。或。頭。如。巾。壘。杵。而。猶。文。未。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砥。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昏。世。說。新。語。

此豈婦人所
宜言寧不恪
疑恐賢媛不
宜有此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
擊池抱壘難以求富嗟乎下羽何異檻中之能深窵
之虎石問饑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奉局剪髮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
也夫豈與夫
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術字大中司空穆侯
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
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
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
流弟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

語以其竝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
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
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駸駸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
荀彧字鳴鶴

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所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
隱與陸雲在張奉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告
美麗張小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
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發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晟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僮

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美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名恢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

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

局曰何乃淘吳人以淘為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語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

真長故不喜
必謂

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用之無能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夫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顛好媒瀆故答曰

枝條拂青夫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疎親也

世說新語

此定誤作真
長或地道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糖特王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牴有盤辟之好以戲
王丞相枕周伯仁鄒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千寶向劉與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

敘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騷人

散騎常侍寶母至如葬寶父時因推

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

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

接復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稜之悉驗平復劉

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按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

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盾攻晉靈公於槐

園趙盾未出境而復太史書

趙盾弒其君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

枕共語許琛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

承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承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目者面之

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阮思曠語之

世說新語

卷之七

三十一

續

卷之七

十一

武四百七

曰卿志大宇宙戶下曰天地四方曰勇邁終古終古往古

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襄陽

狄既至襄陽狄尚疆未可決戰會康帝崩殷豫章與

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美庾荅書曰得所致雖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

束東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

此各不妨兩

亦那得坐談都林曰軍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

爾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曰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忿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

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

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

時平陰有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南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

似醉不醉語
妙絕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
 山諸人每相與言安在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
 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相玄
 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
 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
 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
 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

逸上博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
 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以
 之言斬心應而也

王劉每不重蔡公一人嘗請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東甫答曰身不如東甫王劉相目而笑曰
 公何處不如答曰東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本大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征西察屬名曰隆字佐治
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相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一稱本草曰遠志一
名棘宛其葉名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

郝未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東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東

試之曰孫安園何在即答曰東釋恭家東大笑曰諸

機鋒偶到故
不可忍然足
成終身大陳

史佳在結註
不如矣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
異與陳翼子圍客同為學

生圍客少有佳稱因談笑朝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
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

時人仰焉司馬馬是王陳
鍾諸賢相酬無以喻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注
別傳

曰注字玄平揚州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
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史部尚書徐兗二

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
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
不利兮雖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婿躍清池。」桓問：「婿婿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婿。」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與獨曰：袁故嘲之。

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方言難解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柬，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桓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

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鈎之喙，足以為九鼎也。

世說新語

卷之二

廿四

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

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

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計王舍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

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

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觀比知王混不為風流所與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中典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汎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

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竝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

世說新語

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于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山借第一子。碑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連年動眾而無成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

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

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

言詩自此始也帝在柏梁臺上使

千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

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

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

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沙礫在

後王坦之范榮期已見世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

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

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

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晉紀

日劉慶之字通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朝

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議大鴻臚卿顓仕至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計並已見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郝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詣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郝恬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

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殿邇所譏尤弟隼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

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竝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挂闕

世說新語

卷之二

廿七

子四百二十

范榮期見郝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
 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郝未答韓康伯曰何
 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
 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
 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
 於硯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
 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敢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溫舒
 王孝伯罷秘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永齒似不鈍

主曰不鈍頗亦驗

謝遺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

主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
 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嫫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
 陽車騎輜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嫫側目不敢視秦笑
 謂其嫫曰何先倨而後恭嫫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
 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
 懼貧賤則輕易之而况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賦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在安記曰破
 冢州名在華容縣

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賦

無恙。

符朗初過江

裴景任春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

堅為慕容中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更

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罵詆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

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

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

食。驚笑。知白黑之處。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

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

眾譏而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

無極已王氏譜曰。肅字。幼恭。右將軍。義朗大患之

北。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

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

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敢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

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

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思作亂見害初帝為晉懷公生訪賢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下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剖湯藥誤以藥手拭

一見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用一三見而三益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南子者賢人也與之十見之乃見南子而問焉南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南子南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反以告南子南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二子明白見周參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鸞字伯鸞潁川人庾

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相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相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相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積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積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相南郡。始下車。相曰。天甚晴朗。祖

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子淵。度。范陽人。父。古之。任。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

史長。

相玄素輕相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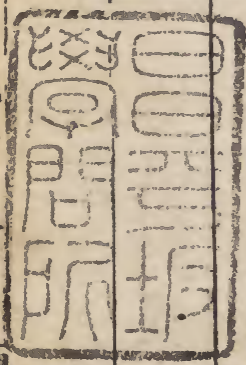
得佳者。崖。相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

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

昔武王克商。通。道。下。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初。如。



世說新語

八

121
8
34

世說新語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類書類	別函	架
冊	號	冊	號
八	二	三	一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號	冊	架
八	二	三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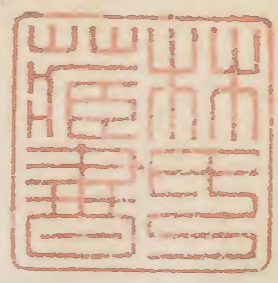
許帶出

世說新語卷之七 終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百全三



世說新語卷之八

淺草文庫

宋 劉義慶

撰

明 梁 劉孝標 注
王世懋 批點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大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无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以屬諸燕唯莒即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一 希

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衣人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部，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掾。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亦不能久，其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遙見，甚憐愛之。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十五等諸郎。前氏問：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力自出尋討。王亦遽命駕飛轡出門，適患半遲，乃以左手攀車，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皆折手，狼狽奔馳，券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

此殊不近輕
詆大都是縣
今沈充意不
及重出

詰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

謝勸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者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獺。
 還其所如。毒。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字安。仕至黃門郎。虎獺。彭之。小字也。彭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續。言次及劉真

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殄。病也。注

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此語亦有情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
 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
 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王收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

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

若不祖尚。浮 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有大牛
不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荆州刺史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犍。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
 表。四坐既駭。表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
 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
 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

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觶。反如角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

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
 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訪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
 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僂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
 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
 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曠邪。非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南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

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南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笙。牧羊。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妻言。但食老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南丘卓犖。執策吹笙。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相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

有理。相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

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遼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

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兩原別傳。魏五官

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九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誚許意。

世說新語

此却輸真長一着然乃是謝公享福處

此右軍故謂
之註以為主
嘉萬誤矣獨
不思題是輕
詆耶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

蔡伯喈嗜味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賦敘曰。余

同蔡相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伯喈所
製也。初嘗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集仰

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
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

壽一作樂器。虺瓦一作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臙顏恰綉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

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日。林公云。文度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王孝伯見曰。才

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

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

得為復飲酒。庾道季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興公一生受
此苦至死猶
煩人

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儻逸

東道傳曰通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

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在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儻逸

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儻經新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

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

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云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

馬也既而馬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東果千里足

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

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

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六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

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心者捉之於是京

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

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士

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

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獨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怡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南長女僧要適庾，次女僧韶適殷。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

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

譜曰：怡字敬則，祖亮父。蘇怡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梈云：韓康伯似肉鳴。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

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

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

還。續晉陽秋曰：王子猷，字叔山，子也。陸為姝，其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

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

可使阿訥在坐頭。訥，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

冀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悛，小字也。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來家梨當復不舊語稱陳有東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食不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丞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乘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游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紹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太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劍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持當惜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九

昂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劔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

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劔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

始驚貳自斯以前不聞讐讟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劔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始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

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

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惕之謂姥

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

惴字無謂恐是諷字誤耳

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真范曰帝躬往如孰敦時晝寢卓然驚

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布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

將軍嘗先出布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入論事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二

式四百廿七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二

式四百廿七

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為數都忘
 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
 布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布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
 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此

云十九之事而此言義才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
 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庾亮在綏祿太后臨朝中書
 海而味擁兵近甸為遁逃敷亮圖佔峻王導下並
 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果錯所謂削亦反不

庾實畏死遜
 謂未得去謫

前亦反遂下優詔以太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
 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
 王愨期推延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
 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
 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
 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慧姑以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郤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
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
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玉鏡臺
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
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興二年嶠為劉
現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
日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
業

諸葛令女康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疆無有登車理即康亮子會女恢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誓彌甚積
日漸歇江彰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彰
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
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非聖人之
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此政不必
有頭巾氣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三

禎上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

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後世後有僮人來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

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

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

知無而能應居宗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

也王支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因悟晉人清
談豎義亦是
救饑

小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支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支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字康之小字康之字文將辟州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

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相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相謂遠來投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素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相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相，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相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相溫請范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汜後為徐州，溫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為庶人。注居吳，後至，相執見溫，溫語其下曰：「李平及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注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注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且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遇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

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通謝去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本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本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本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本已見。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

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

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

關中有變符健死浩為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

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誰襄至

據山桑燒其所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

江西溫乃上表黜浩無軍大將軍奏免浩除

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行

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

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狝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

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山始隨至徙所周年還

都浩素愛之送水側乃詠詩曰富貴它人

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專而

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問之曰

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

時人方之禁言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

守枋頭之役溫既懷耻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三

昂

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維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飯倚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休宋見而異之因問曰壞飯可憐何以不顧客曰飯既已破視之何益休宋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相軍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軍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无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安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宰輔政晞以宗

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因相濡入朝殺之太宰即位新蔡王見首離引與晞及子結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相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相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一后且以人信道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太守意甚不平。晉宋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不見頭。俄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而難及。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我之也。伐。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昏明如子之言。則遠矣。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晦默吾道何至作此王剪請印宅恐不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衡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

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

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

字弘範河夏人仕至尚書郎按執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

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王悅也

陶公故可以
謂取豈辨殺
沅規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敢殮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

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庾南已見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

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

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

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

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無論處仲忍
人觀此事晉
那得不亂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
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
州刺史劫奪殺人
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北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
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
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疲黃門階下打
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兩說不同
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一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

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

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語石崇如廁見有
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竝用瑠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綺羅以手擎飲食烝純肥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

去玉石所未知作穠一

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世說新語

卷之八
子四百卅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才威，引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江，為其羽，樂酒上必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鴛鴦，家長尺餘，神饒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建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論曰：。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夫得韭菘，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菘，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街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駁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石尚有火浣
衫事尤奇世
說不載豈謂
更遠情實耶

炙至一嚮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寧威傳。百里奚。漢失木。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留。軍。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竊。威。所。說。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寧。威。經。曰。極。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儻。疎。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袖。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竝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七。至。奧。馬。皆。駿。王。愷。危。膽。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袂。綉。珎。金。翠。而。絲。竹。之。執。盡。一。世。之。選。策。

殫

榭開沼。禪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瑋。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南川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自。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三

禎士

舉綱還裁鑿次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
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
不平。濟為河南尹。未拜。行

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
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

死。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

埽。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
淵。魯人。少孔子二十

九歲。而髮白。三十
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入何

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

史紀曰。端木賜。

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士當冷身名。俱泰何
至以鑿牖語人。以鑿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
字子輿。軍帝弟。始

封元年。王大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

論。若欲散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散。又存所

愛。王遂殺散。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散之。於此改觀。俗以

牛心為貴。故
義才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世說新語

卷之八

十三

希

南渡後更不
能見此等汰
侈矣。北魏末
諸王復相競
為之魏尋亂

卷之八

三

四百八十三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

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中興律曰。述清貴簡止。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迷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小字螭虎。司州言

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軍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未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小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

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

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量。歷尚書左

射。恭時為丹陽尹。太始拜荊州。靈鬼志。羅敷曰。初。桓石民為荊州鎮上時。

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士明。訖將乖少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佛大。忱小字也。

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扇

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太左右雖少。亦命前

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

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栢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

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

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

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

勁挾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沈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死一作之。

素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

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

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

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任至驃騎咨議大夫中惟在寵於會稽王每勤專觀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性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

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

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

雅薦王珣於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

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

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

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

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
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
王出緒獲進同惡相
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
貳豈有仲其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閤共圍碁並
敢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
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
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
王驍字子
丈大祖下太后弟一子性剛勇而黃須止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

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殺復欲
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

方伎傳曰文帝問古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
更明何謂軍帳然不對帝固問之軍曰陛下家事雖
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
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
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
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

此亦非劉註

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
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純繆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三

昇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

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

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

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

民求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

琰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

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

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臨刑歎曰欲聞華亭

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鶴唳可復得乎八正故事曰華亭吳由奉縣郊外野

遊於此十餘年梧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用之聲

謂孫承日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

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

州牧亂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

失于無成功也敬徹按魏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

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谷士眾抗行淵勒十年

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于

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

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

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承下

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

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敬徹是何人
大都作頭巾
氣者亂劉註
可恨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三

昂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康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弔

濟說表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彼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漸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滿小器待之故雋其說焉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

具

其敘軍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甫王創業誅曹爽任將濟之流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而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檮榻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今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仕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不涕曰伯仕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而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非註幾不知馬頭作何語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三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嶠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向故不拜其冷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

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道詢之而不稱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无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曠字產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

註理高但人情才可必

世說新語

卷之二

三

而勿心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軍武矜愧不得一言

曲盡奸雄語能然自非常人語

相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

曰既不能汰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相

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喜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潁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

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簡文生長富貴不知稼穡心難此愧大良之何居二語出說苑

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三十一

盛

此當時誣相
阿謝之言非
滅德語

栢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
 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
 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栢冲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
少經軍鎮及為荆州開府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
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
欲外示閒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拜九淮肥今大
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
天下誰知吾其左在矣俄聞大勳克舉漸慨而薨

栢公初報破殷荆州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
人筆借德賡寶物遺相主寵幸媒尼
左右以罪狀主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
不以其道得

富貴則仁
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
陽公主字修律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
 盤盛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无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无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
也皓凶暴

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真正諫
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

疑初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不浚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甫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推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

蝮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嘗為勸學章取義焉爾推曰蝮蟻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推所謂蝮蟻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推不孰也

諺食之乃不吐此便非寶錄

任甫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甫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控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甫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甫長樂安人父

現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世說新語 卷之八 三 四百三十 羅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小字據字東道尚書胡兒

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

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

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

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一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有以中為稱因仍不改

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

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各議生仲堪續晉陽秋口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

意氣二字新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

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煖鰲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

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

綱紀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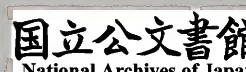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宮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甄出在幽州，甄留待姑，及鄴城破，五宮將從而入。紹舍見甄，伏地，上五官將謂紹妻素未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遷娶，擢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素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氏後帝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

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必合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傳曰：奉倩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奉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毅往，奉倩不明而神傷，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奉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奉雖褊隘，以燕奉倩曰：婦人德不，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與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案曰：仲尼稱有德而識不足。

賈小間。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後妻郭氏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

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

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

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奉及賈謚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

標按傳鳴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豈當縱其如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

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溯江而上，驛以捕鹿二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

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秀大不平，遂

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瑯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躋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
贊曰。壽
字德真。南陽潁陽人。曾祖璽。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
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賜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
十州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
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
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入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
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
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
傳是
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

求之崇別館北山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

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

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

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不然使者曰出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

又反崇竟不許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後收石崇歐陽

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入遇之也

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

腹心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

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蕃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誠岳

以止定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非收者

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

刊吾家之則收崇人曰知則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潘

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璆、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入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璆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不敬，譙主遠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馬知鈴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承。王與使賊，雖愨王家，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諡曰：「忠。」

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釋。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龍封。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

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

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不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誦會，廙至。爾白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事謂亮曰：世將為復讎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

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益以避

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弘長，有淹度，飾之。

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入質王修載譙王子無

之土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忠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

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

忠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

取得免之中興書曰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斫

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承遐邇共悉修齡兄弟豈容

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乎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

尉而已初不重詰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漢書曰。王陵欲。王諸出。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曰。可。陵出。讓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

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而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梟首於東桁也。

相玄將篡。相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庾氏諱曰。相。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修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修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修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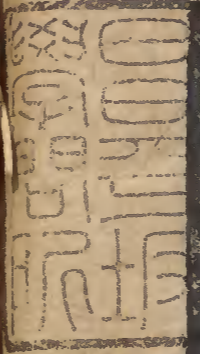
世說所載後漢曹魏西東晉之事，爾就中晉之事最詳矣。義慶去晉不遠，故雖正史多本之者，漢魏亦有補史之闕者。考標註或訂本文之誤，增其不足，古人謂郭璞註山海經，鄭道元註水經，裴松之註三國志，與考標世說註，共可與本文並行，非尋常解釋之比，而可為博識之助者也。先考常好讀世說，欲加之訓點而未果，今茲每月定

三卷之課，口授仲龍，欲遂先考之遺志，起于春，益比及于冬，益全部八卷，畢旁訓之功，是亦稽古之一事，而開蒙之小補乎。

辛亥孟冬初二夜
林孝士

世說新語卷之八終

晉軒施朱了



121
4
34

